

# 近代往生典範

## 金陵寺及住持果善法師簡介

金陵寺位於山東省中部淄博市臨淄區朱台鎮南高陽村，東有齊國故都臨淄城，西鄰朱台——相傳為淨土二祖善導大師故里。這是一座有近一千五百年歷史的古寺，今存古石佛像。古歷盡滄桑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開始復興，起大殿一座，平房三間。

2002年秋，上果下善法師來作住持。先誦49天《地藏經》。繼發大願：「專念彌陀，專弘淨宗，專向西方送往生」並得十方擁護，先後建起法船型念佛堂、齋堂（「金陵寺」及「念佛堂」匾額皆幸蒙尊老法師2003年墨寶親題），帶衛生間的女寮房樓及浴室；男寮房樓、方丈樓和新往生堂現正建設，不久亦可望竣工。

金陵寺是一處淨土道場，長年佛七。所作主要有三：一、念佛。每日繞佛拜佛、誦經聽經、回向為主功課，共修時間十二小時以上。亦曾舉辦過多期佛七，多期一日一夜精進念佛。初一、十五及佛日上大供。二、送往生。做臨終助念送往生七十多位（姚振聲老菩薩即本寺所送之第36位往生者），並給每一位往生者製作一片《往生錄》光碟，仰期以往生事實，勸導

有緣信佛念佛，求生淨土。三、放生。每年除十一月、臘月和正月外，每月初八放生。嚴格專款專用。原本不做法會。從今年六月起，始定期做《三時繫念法會》。幾年來，眾生受益無窮。

以上關於《金陵寺及住持果善法師簡介》之報告，是承蒙姚居士轉授遵老法師之旨，上果下善法師之令所寫，並經果善法師審定的。筆者自知業障深重，此生此世不敢奢望能有幸當面恭聆淨公法音，唯仰願遵老法師慈悲垂示，俾使金陵寺正法久住，佛光恆照，則道場大幸，眾生大幸。

敬頌

淨公尊老法師法體康寧 法緣無量  
恒久住世 教化普度無邊眾生

慚愧感恩念佛回家人仁雲敬叩首

西元2007年8月15日 丁亥年七月初三

## 先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見聞記

父親諱姚振聲，生於一九二六年，山東省博興縣大營村人。為人正直，勤勞儉樸，一生很少為自己考慮，但為子女卻嘔心瀝血，不知疲倦。記得小時候，天還沒有亮，我父親早已經撿了幾簍糞（那時糞便送到生產隊記工分可以多分口糧），水缸的水也挑滿了，然後為我們做飯。父親幫助鄉鄰也是不遺餘力，深得人們的愛戴，在我們這一帶有很高的威望。我們做子女的對老人也是由衷的敬佩。老人一生很不平凡。少年時代正值日本鬼子侵略中國，他在縣城飯館當夥計打工，後來參加了解放軍，是機槍手，當過機槍教練，在後勤當過騎兵（通訊兵），任副班長，經歷過很多生死劫難。我的伯父在前線犧牲後，父親為照顧我爺爺，復員回家，在縣油棉廠任司務長。一九六〇年三年自然災害，生活特別困難，當時全國各地餓死了不少人。父親為了養育我們姐弟五人長大成人，他放棄了優越的工作，回家務農，後當選村支部成員輔佐村書記近三十年，但是從不做一把手（老子曰：吾有三寶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）。一九七二年，我母親不幸病逝，我當時才六歲，最大的大姐也只有十六歲。父親既當爹又當娘，裏裏外外困難重重。很多鄉鄰都勸我父親再找一位老伴，可是我慈父為了我們兄妹五人不至於落在後娘手裏，堅決不同意。老人非常樂觀，生前常說「為兒為女死而無怨」！「知足常樂」又常說「不受磨難不成佛！」

二〇〇五年年底，八十一歲高齡的父親常常感到呼吸困難，穿脫衣服非常費力。起先我們認為是過於肥胖所致。春節過後，二〇〇六年二月十四日（農曆正月十七），我們到縣醫院為父親做身體檢查，結果是肺癌晚期，累及胸膜造成胸積水。雖然醫生不主張住院治療，但我二哥為盡孝心還是建議住院治療。住院一個月，病情不見好轉，反而每況愈下，膝蓋以下腫脹，腳不能穿上鞋子，呼吸也很困難，有時需要吸氧；整天整夜睡不好覺，感覺疲憊不堪，後來醫院抗生素用量不當引發腹瀉，任何藥物治療不起作用；同時檢查出心臟也不好。這時候我們做子女的都很著急，我更是憂慮，不僅僅是為了老人的健康而憂慮，而是為了老人一生能否有一個好的歸宿，是否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憂慮！老人自一九九五年習練氣功，並且達到很高的境界。於一九九八年釋迦牟尼佛誕日皈依佛門，法號界若，千佛山住持上法下光老和尚親自勸導我父親要好好念佛，可是我父親那時貪浸在氣功禪定帶來的舒服快感之中，自比活神仙，不肯念佛。

確實，我父親的確有一定的禪定功夫，雜念少，能夠息住脈住，心淨如水，並且能夠元神出竅。功夫保持好的時候，白天晚上都一樣，都能夠不被外界境界所污染。可是後來上門請教的人多了，父親接觸的外緣多了，傲慢心增長，生病前三個月又讓家人安裝上了有線電視，修行心也懈怠了，清淨心逐漸喪失，體質開始發生變化，有時感冒，體力衰退，終於導致可怕的疾病纏身。這一點要引起修禪而且迷戀氣功的人的警覺，

定力能夠暫時伏住疾病，但是定力失去了，疾病就會來臨。

父親住院期間，我細心服侍父親，耐心勸說父親，對父親說念佛的好處，可父親就是聽不進去。有一次父親說：「你盡盡心算了吧，我不是那種人（念佛人）！」還有一次我說：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神識都是從頭頂出去的！」我父親甚至反駁說：「胡說！（死的人）都是從頭頂出去的！」這個時候我也不生氣，保持沉默，機緣不成熟，勸說也沒有效果。住院一個月後，不見任何效果，父親說：「輸液把人輸死了！」提出出院，醫生也同意了。在家療養期間，我日夜陪伴父親，伺候父親起居，清理大小便。父親是個很知趣的老人，看到我們很辛苦心裏過意不去。我就安慰他說：「老小老小，一個老一個小，都是用人的時候，我們也是您老人家一把屎一把尿養大的！」父親經常拉稀，常常拉在褲子裏，每到這時父親都面露難色，我就說：「拉稀好，拉稀您不受罪，褲子洗洗就乾淨了，要是便秘，您老人家就受罪了！」這樣說老人就不自責了，心裏感到點安慰。

後來父親的病情更加嚴重，有時整夜不能入睡。我為老人臨終還不能回心轉意念佛而憂心忡忡。三月初一的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到一位穿灰色僧衣的出家人，手裏拿著一枚往生淨土陀羅尼紅色大印，我見到很歡喜，就請師父給我印在胸前白色的T恤上。那位師父就往我胸前一按。我低頭一看，不是很清楚，就撩起T恤，請師父清晰的印在我的左胸心臟部

位，師父說：「決定往生！」這時我心裏總算有了底。農曆三月初三晚上，我扶父親坐在椅子上，摸著父親腫脹的腳說：「爹！您看您的病已經很嚴重了，醫院都不好治。我每天都在播放念佛的聲音，您聽到了沒有？」父親說：「聽到了。」我說：「您跟著念了沒有？」父親說：「沒有！」我說：「您靜下心來，專聽阿彌陀佛，忘了身體，忘了病苦好不好？」父親靜聽佛號有十幾分鐘，就對我說：「我老了，還有五天，準備準備（後事），好好過日子！」第二天（三月初四）早晨我就趕快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佛友們……我們學校的劉伯泉老師，劉老師很快趕到了我們家。這個時候老人還躺在床上休息，聽到劉老師來了，馬上讓我們扶起，在床邊坐下，喘息未定對劉老師說：「我等的就是你！」“劉老師善巧方便地對我父親開示了念佛的好處。我父親也說：「以前我們練的（氣功禪定）用不上了！」，劉老師說：「還有一個更好的法，就是念佛！」我說：「到金陵寺念佛吧，師父很好，我已經聯繫好了。」父親沒有回答我。我父親和劉老師談了兩個多小時，終於父親同意我和劉老師的意見，對劉老師說：「就按你說的法辦（到金陵寺念佛往生）。」聽到父親這樣說我很高興，馬上把這消息告訴了姐姐和二哥，他們都感到很意外，怎麼突然想到金陵寺往生呢？但聽到我父親親口說，也相信了。我很感激他們，雖然不信佛，但是為了老人的心願，都很積極的配合，幫助老人。三月初四，二哥親自開車送老人到金陵寺，劉老師和田老師也一起陪同。到了金陵寺，住持果善師父親自迎接，安排我們住了往生堂隔壁的大寮房，往生堂的助念聲很清晰，仿佛在為我

父親助念。師父坐在我父親床邊，問：「老爺子！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？」，父親乾脆地回答：「願意！願意！」，師父說：「好好念佛！念不出來就心裏想佛！」，父親說：「彌陀佛！彌陀佛！」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父親念佛。師父又問：「還有什麼要交待的嗎？」 父親毫無牽掛地擺擺手說：「沒有了！」 師父搬來阿彌陀佛像，父親盯著阿彌陀佛像看了許久。師父又拿來西方極樂世界接引圖，告訴我父親：「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，大勢至菩薩，還有很多的菩薩們就這樣來接引！」父親聽得很認真，看來是深深的記住了！師父走後父親躺下了，過了不長時間就聽到往生堂急促的念佛聲，我知道又有一位菩薩往生了。師父在大聲的念佛，使勁的磕響頭，震的地板咚咚響。我也趕緊雙手合什大聲念佛，全身有一種通電的感覺。佛光普照，不可思議，多麼殊勝的機緣啊！剛剛到金陵寺就趕上一位菩薩往生，很好的兆頭！晚飯，父親吃了大半罐八寶粥。師父看了我父親的情況，說最近走不了。晚上我開始囑咐父親念佛，念不出聲就隨著助念的聲音想佛號。父親這一晚上很不舒服，有時胸悶很嚴重，躺一會兒就要坐起來，坐不長時間又要躺下，不停的出虛汗，棉襖濕透了，有時父親還會煩躁，看情況佛號不能夠常常提起。

到金陵寺第二天（三月初五），早飯父親喝了些南瓜粥，看來飯量還不小，這是老人最後一餐！以後再也沒有吃東西。我跪伏在父親的病床前，不斷的提醒父親：不要考慮身體，身體不行了就不要了，換一個阿彌陀佛的身體，求阿彌陀佛早來

接引您。我和父親約定：阿彌陀佛來接引您的時候，給我個消息，往生面相要好看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活著去的，您也要活著去！到了晚上，父親憋得很難受，躺也不是坐也不是，不斷的出汗。父親說：「今晚你不要睡覺了！」我答應道：「嗯！」果善師父看了我父親的情況，決定明天進往生堂助念。到了第二天，我父親搬進了往生堂。我對父親說：「進了往生堂，距離西方極樂世界只有一步之遙！」父親安靜的躺在往生床上，我不斷的提醒父親念佛，父親有時能清晰的連續念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，有時提醒一句阿彌陀佛，他老人家接著就念阿彌陀佛！我很高興，老人臨命終時神智這麼清醒！

下午兩點，果善師父安排大眾輪班助念。先誦了一遍《阿彌陀經》，又誦了三遍《往生咒》，師父為我父親蓋上了往生被，大眾開始助念。我長跪佛像前，心生感動，仰祈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，速速接引我父親！在助念期間，果善師父，劉伯泉老師，還有我們縣的陳居士，都不斷的提醒老人念佛，每次老人都點頭。到了晚上奇跡出現了，父親原先腫脹的雙腳及小腿完全消腫，不可思議，父親上身雖然不停的出汗，但是呼吸很均勻，沒有痛苦了。到了三月初七早晨，我看到父親左側臥的姿勢壓迫左臂，左臂回血障礙，左手腫脹成紫色，我找師父請示能否調整一下姿勢。正巧這個時候師父來了，說這個姿勢不行，壓迫心臟，供血不暢。真的是心有所想，立即有感應。師父和我為老人調整好身體，我注意到在調整身體的過程中，老



人呼吸均勻，眉頭不皺，眼皮不眨，對外界一點反應都沒有，真的是如入禪定！身體調整好後，左臂迅速回血，左手紫色消失，不可思議！我摸了摸父親的手腳，很溫熱。師父對老人說：「別忘了念佛！」父親點了點頭。師父對我說：「這幾天老爺子走不了。」師父離開後不久，突然有一位居士對我說：「趕緊叫師父！」我立刻給師父打了電話，師父來到念佛堂，看了看說：「要走！趕緊求佛菩薩！」隨後聽到父親「阿——」響亮的一聲，幾乎全往生堂的人都聽到了！師父大步來了，開始領眾高聲急促地念佛，並在佛像前連磕響頭，我也隨著師父磕頭，激動的眼淚不住地流出來，我連續兩次聞到奇異的香氣！父親真的活著走了，阿彌陀佛真的來接引我父親往生極樂世界了！師父悄悄告訴我：「記住：九點三十五分走的！」

先父往生瑞相殊勝：

從三月初三父親說走到初七父親往生，整整五天，正如父親生前預知的那樣。事後陳居士告訴我，上午九點多的時候她在寮房休息，似睡非睡中看到老人腳上穿上了一雙非常漂亮的襪子，那襪子是五彩繽紛的，帶荷花圖案，非常漂亮，沒法形容！又過了十分鐘左右，看到從西方來了一位穿灰色僧衣的出家人，來到往生堂老人身邊。陳居士心想難道老人要往生？！趕緊起床，接著就聽到往生堂大聲急促的念佛聲，老人真的往生了！又有東營的居士告訴我，在助念的時候異香撲鼻，看到小龍女立在老人床前！父親往生二十八個小時後我們探溫，老人四肢及其他部位冰涼，頭頂頂氣噓手，有餘溫；肢體柔軟；

撥開眼皮，老人的眼睛非常有神，瞳孔並沒有放大。就在我父親往生的那天晚上，遠在家鄉的我父親生前許多熟人，都得到感應消息，知道老人走了。劉伯泉老師在老人往生後第四天凌晨四點，連續兩遍做了同一個夢，說是夢但又不是夢，非常清晰，他問：「姚大爺你在那裏做什麼？」老人說：「在聽經」。劉老師又問和誰在一起？老人回答說：「阿難和迦葉。」

老人坎坷一生，臨終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預知時至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，為我們示現佛語真實不虛。印證了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所言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，與諸聖眾，現在其前。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」同時也證明了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。現世為人師，來世作佛祖。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。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。」老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後，金陵寺四眾弟子繼續助念四十多個小時，我長跪佛前念佛謝恩，深感佛力加持不可思議，自己聽不到助念的佛號，心中綿綿密密的佛號不中斷，稍有雜念，助念的佛號才飄進來，接著又是一句接一句的阿彌陀佛聖號不中斷，身體的感覺幾乎沒有了，整個人仿佛融化在虛空中！三月初九送殯儀館火化。那天早晨在靈車上，我對先父說：「爹！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，給我們顯現神通吧！」下車後，果然看到東方的天空多次佛光顯現，五彩繽紛，入葬後，傍晚風雨雷電交加，這是入春以來第一場春雨，第一次雷鳴電閃，田野

裏蛙聲悠揚，真的是一片祥瑞之氣。我的心情自然和一般在老人過世後的感受不一樣，不是悲傷，反而打心裏充滿法喜和感恩：感恩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！感恩金陵寺的果善法師，感恩金陵寺的護法大德居士們！感恩一切使老人成就的大德菩薩們！

以上是我謹遵老法師之旨，記先父往生淨土之事蹟，末學愚鈍，不當之處敬請老法師慈悲指正！

祝願老法師常住世間，宣說妙法，消除劫難，人民康寧，法界蒙恩，同歸極樂！

不孝兒子 姚慶元 頂禮

丁亥年七月初三 西元 2007年 8月 15日